

千年輪迴我是誰？（一）

如果我注定要在千年輪迴中沉淪，那數千年輪迴中的人還是我嗎？我生受苦追求、世世癡癡等待的真情，為什麼一次又一次對我造成傷害？多少個夜深人靜時我無語問蒼天。我渴望父母疼愛，卻自幼父母離異，使幼小的心靈飽受寄人籬下、厭惡多嫌的傷害，冷箭暗算；我渴望朋友肝膽相照，最知心的朋友卻對你背後插刀；我渴望夫妻恩愛，白頭到老，卻誰知……。我的心千瘡百孔，我恨自己卻又無能為力，老天爺，為什麼你慷慨地給了我一顆多情而又善感的心，卻又吝嗇地收回了我渴望的真情。我祈求上蒼告訴我為什麼？

直到有一天我走進大法中修煉，我才明白了人生的真諦——吃盡世上萬般苦，只為今天得法度。

一、紅顏禍水——春秋戰國—皇妃的悲慘命運

春秋戰國時期，我是一個小國國王的愛妃，在一次慶功宴上被當時的護國大將軍看到，宴會後護國大將軍多次糾纏都被我巧言拒絕。惱羞成怒的大將軍一氣之下投敵叛國，帶領敵國的軍隊兵臨城下。我和國王站在城牆上視察軍情，護國大將軍威脅國王讓出王妃，否則片甲不存、血洗王城。夫妻情深的國王決不退讓，下令死守。最後還是城破、國亡。國亡後的我，隨著國王的死亡也心如死水了。我一個人逃



唐朝結緣

到了深山中，開始了我青燈古佛孤苦伶仃的修煉生涯。

二、唐朝結緣

在太平盛世的貞觀之治期間，我、丈夫、兒子我們一家三口從印度來到大唐長安。我的名字叫輪度，因不能生育過繼了夫家的侄子為子，當時我的丈夫在皇宮太醫院任太醫官。若干年後，丈夫病重，想念當朝的聖上。我受丈夫囑托，來到皇宮，拜見了當朝太宗皇帝李世民。當得知我也是從印度來到東土大唐時，唐太宗哈哈大笑說：「我當皇帝不是目的，我是為了埋線，埋緣份這根線。」

三、未婚夫落發出家

大概是在宋朝的時候，我出生江浙一帶。從小訂下娃娃親的未婚夫因父母雙亡而家道敗落。員外父親聽說後就把他接回家中廂房讀書，以備來年應考。

從小喜讀佛經、一心向佛的未婚夫有一天被窗外木魚聲吸引，然後打開房門隨著木魚聲進入寺院落發出家。

得知情由的我穿街過巷，滿世界的尋找，只要有寺院的地方，就有我的身影。幾個月過去了，鞋子破了，頭髮亂了，臉黑了，終於在杭州城外的一個寺院附近我看到了做和尚的未婚夫。

我一路緊跟來到寺院門口，大門「叭」的一聲關上了。我在門外拍門大哭，懇求住持開門一見。半天後一個大和尚打開大

門，告訴我寺中並無此人。我說我親眼見他進的這個門，你讓他出來見見我，他肯定會跟我回家的。和尚見勸說無效，怒道：「你一個大姑娘家，滿街亂跑找男人，你還知不知道羞恥？要不要臉面？你看看你現在的樣子，實話告訴你，他是在寺院中，但是他就是不願見你，你快走走吧。」

滿腹心酸和委屈，又遇上和尚的一番羞辱，到家後的當天，我就用三尺白綾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四、道台府中的二夫人

明朝年間，我出生在一個清貧的秀才家中。十七、八歲的時候被當地道台大人看中美貌，娶

回家中作了二房夫人。

嫁入道台府後得知，大夫人婚後二十年來未育，又生性刁鑽、毒辣。僕人們做錯事時，輕者破口大罵，重者棍棒毒打，所以我在府中也如履薄冰，謹小慎微，一時倒也相安無事。但看到身邊的僕人遭受委屈、生活有困難時，我總是私下好言寬慰、拿出私房錢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一年多後，我懷上身孕，老年無子的道台驚喜萬分，對我倍加寵愛。使得大夫人記恨在心，無後為大的古訓為我遭來了殺身之禍。懷孕七個多月時，道台大人到外地辦案，害怕母以子貴的大夫人就命令僕人下毒藥害死我。手捧藥碗的僕人看到我沉重的身子想起了我對他重病母親的多次幫助，一時心軟，告訴了我實情。

大驚失聲的我雙腿跪地，淚流滿面地苦苦哀求讓他想方設法放我一條生路，並承諾遠離道台府，奔走他鄉，保證不讓道台大人和大夫人知道我的蹤跡。經過再三苦苦哀求，好心的僕人用蒙汗藥換下了毒藥。我喝下了蒙汗藥裝死被僕人送出了道台府。

不知過了多久，一陣震耳欲聾的雷聲和巨痛使昏迷中的我醒了過來。九死一生的我在城外亂草墳中早產了。在電閃雷鳴、風雨交加中，我懷抱一個多月的早產兒離開了家鄉。[未完待續]◇

文/大陸大法弟子

奇妙的人體光暈

80多年前的一天，漢堡大學醫院的理療暗室裡漆黑一團，醫生正在給病人進行治療。突然，一個驚人的奇蹟發生了：裸體病人的外圍出現了一圈光暈，它像飄渺的雲霧，又如凝聚的氣體，色彩瑰麗，忽隱忽現。以後，美國著名神經生理學家托尼安模擬了這所理療室的實際環境，成功地將這種光暈拍攝成了照片。這一發現轟動一時，許多科學家對此進行研究，證明人、動物、植物等各種生物只有在活著的時候，身體才能發射出這種超微弱光。

不同機體有不同的發光強度。

身體愈強壯的人，發光愈強；體力勞動者或喜好運動的人比腦力勞動者發光強；青壯年發光強度比老年人強一倍多。

人體光暈的分佈有一定的規律。就同一人而言，一般手指尖的光最強，臂、腿和軀幹較弱。上肢發光又往往比下肢強。人體的不同部位雖然緊密相鄰，但它們發的光強度竟可相差一倍、兩倍，甚至十幾倍。同一個部位，發光強度始終維持在某一發光水平，直到生命狀態發生了特殊變化。

體表發光與人的生理狀態及體內器官有著內在聯繫。試驗證

明，人體在某些疾病發生之前，身體會顯示出一種干擾的「白冕」。此外，癌細胞生長也會放出一種奇異的暈光。精神病人、酗酒者和吸煙者手指上有時出現光暈缺口。有人還拍攝到了男女指尖相接觸時的「光暈照片」，其中女性的光圈會神奇地向前伸去，男性的光圈則略微縮小以順應和適合女性的光圈。人的思維的變化，也會引起光暈的變化，如一個人想用刀子刺殺另一個人時，他的指尖光暈就變成紅色旋光，而有預感的受害者指尖的光暈則會變成橘紅色的一團。

科學家在研究中發現，人體所發出的微弱光，對醫學上臨床診斷作用非淺。健康人的體表左右兩側相應部位的超微弱光的強度是一一對稱的，即處於平衡

狀態；而不同的疾病患者會出現一個至幾個和疾病相關的、特有的發光不對稱點，稱為病理發光信息點。這些有特殊診斷意義的病理發光信息往往出現在經穴上，它與左右兩側的發光強度相差約一倍。這樣，客觀地測量被檢查者體表各個發光信息點的發光是否左右對稱，就可診斷他有没有病。再根據這發光不對稱信息點，即病理發光信息點出現的部位，可以分析得了什麼病。例如，腎炎患者，他的發光不對稱點出現在腳心湧泉穴的部位；肝病患者的病理發光信息點往往出現在足趾的大敦穴上或是在足竅陰穴上。病情愈重，病理發光信息點上發光不對稱狀態愈顯著；如果經治療病情好轉，這種不對稱狀態又會向對稱狀態轉化。



雙手的光暈

人體體表有12條高發光線，其發光強度比別處要高得多。這12條高發光線就是中醫理論描述的12條經絡線的循行路線。人體體表發光規律，證明瞭中醫理論的經絡學說、陰陽學說等都是正確的。◇



這是發生在波蘭捷爾那克的一個真實而感人的故事。

少女梅娜與青年勞斯相愛，可是世界大戰的爆發拆散了這對相愛的人兒，勞斯當兵上了戰場。從此，梅娜每天都來到村口等待心愛的人兒回來。就在戰爭結束前一個月，梅娜突然做了一個怪夢，夢見勞斯被一塊大石阻隔在一個無法脫身的山洞中，再怎樣費力也推不開巨石。

梅娜對這個夢感到奇怪，但也說不清為什麼，仍只是每天到村口等待……誰知第二年夏天她

夢中救人之謎

又做了同樣一個夢，只是這次夢中出現了一個城堡，城堡的出口讓崩塌的巨石堵住，勞斯的呼救聲就是從那城堡中傳出來的。

這次的夢給了梅娜一種預感，她覺得勞斯真的會在城堡中，就踏上了尋找城堡的路。由於說不出城堡的名字，只能漫無目的地在全國尋找，所有人都認為梅娜是瘋了，可梅娜堅信自己的預感。

1920年4月的一天，梅娜來到熱窩的一小村莊外，她突然發現山頂上有一個城堡，就像夢中的城堡。她不顧一切的向城堡奔去。村民對梅娜的表現十分驚訝，也跟著來到山頂城堡廢墟

外。聽了梅娜的敘說，大家都來幫忙。誰知這樣幹了一天，奇蹟出現了，石頭下果真傳出一個男人的呼救聲。大家很快搬動石頭救出了這個人，而這個人果真就是勞斯！

原來，勞斯在戰爭中以城堡為掩體，可是炮火擊中城堡，把他埋在了山洞中。好在洞中有水和食物，他就這樣在山洞中活了兩年。

按照現代科學的觀點來看，人的意識是由於大腦皮層內的分子、電子發生了一系列複雜的物理、化學變化，從而產生了神經信號引起的，和外部真實的世界應該沒有聯繫。可現實生活中確

實有許多人遇到過夢中的事情最後竟和真實情況如此「巧合」。那麼為什麼會有這種奇特的現象存在呢？用簡單的「巧合」顯然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釋這種現象。這裡涉及一個根本問題，人的思維到底是完全由大腦產生的，還是如修煉界所認為的由獨立於大腦、存在於另外空間的元神產生後再反映到大腦中？如果是後者，那麼又涉及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即人的生命其本質是我們的肉體，還是真正產生意識、獨立於大腦的元神？

《轉法輪》中有這樣一段話，也許讀者可以從中找到自己疑問的答案：「你做夢時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到底是從哪來的呢？在醫學上，說是我們的大腦皮層發生了變化。這是表現

在這個物質形式上的反應，其實它是受了另外空間那種信息的作用。所以你做夢的時候你感到稀裡糊塗的，這都與你毫無關係，你也不用管它。有一種夢和你有直接關係，這種夢我們不能把它說成是夢。你的主意識，也就是主元神，在夢中夢到親人到了跟前；或者確確實實感受到一件事情；看到什麼東西或者做了什麼事情。那麼就是你的主元神真正地在另外空間裡做了什麼事情，看到了什麼事情，也做了，意識清楚、真切，而這種事情確確實實是存在的，只不過是在另外的物質空間中，另外的時空當中去做的。你能把它說成是夢嗎？不是。你這邊的物質身體確實在睡覺，也只好說它是夢了，只有這種夢對你是有直接關係的。」◇